

小桥流水人家·大桥车水广厦

从飞云江跨海大桥回望古老的小桥

宋维远

日前,飞云江跨海大桥开建的福音给新的一年送来厚礼。由此引起笔者的追忆:1989年初,飞云江大桥飞跨天堑,把飞云江两岸拉为近邻,填补了飞云江上桥梁的空白。此后20多年中,飞云江上又平添7座姊妹桥梁,跨海大桥被排行为九妹了。据说还有多座大桥也已列入规划之中。

当今的飞云江,已建成的各条大桥上车水人流,热闹繁华,成了瑞安市骄人的亮丽风景线。这些桥的两端及联袂的铁道、公路沿线,一连串城镇群的崛起,街道纵横,广厦栉比像数条珠链点缀在青山绿水间,煞是诱人!

当过惯大桥车水广厦,城镇生活的人们,回望往昔祖辈住过的小桥流水人家时,总不免怀着依恋之情。由此,让我们唠叨着瑞安往昔众多小桥的琐事,或许会倍感古代小桥流水人家与当今大桥车水广厦相映成趣的喜悦吧!



(资料画)

河网如织 桥梁710座

瑞安地处东南沿海丘陵水乡,依山面海,河网如织。全境江、河、湖面及滩涂面积约为140平方公里,占全境陆域总面积的9%。人们常用“七山一水二分田”来概括陆域内山、水、田的比例,说明瑞安陆域内有与平原面积近一半的河网环绕着大大小小的村庄,加上广阔的山区中密布

的溪流,人们一出门便要跨越桥梁。故瑞安历来有“河多、桥多”之谓。民国《瑞安县志稿·建设》所列全县桥梁总计约710座之多,其中县城中央镇(约今市区玉海街道)有73座;乡区以云峰乡(约今飞云街道大部分)最多,有103座;其次是海冈乡(约今塘下镇场桥、海安片及划属龙湾

区的前梅头片)和曹村乡(今马屿镇曹村片)各为55座;50座至30座的乡镇有:仙降乡(今仙降街道东部)48座、碧山乡(今陶山镇碧山片)45座、林垵镇(今南滨街道南部)33座和莘塍镇(今莘塍街道南部)31座,西部山区则稍少些。桥梁在古代陆上交通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因地造桥 各具特色

我们的祖先在自己活动的地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最初的桥大约是先找河面较狭处用数条树干捆绑成木排,架铺两岸,称“板桥儿”,行人小心翼翼地跨越,如遇船只经过,就需先把板桥挪开,待船只过后再予复铺。在山区溪谷里,平时涓涓细流,可踏着水面的石头过溪;一遇骤雨,大水便漫满整个溪滩,水的冲力很大,造桥困难。祖辈们则因地制宜选择建造砩步桥,行人踏砩步石过溪,溪水从砩步石之间流过。到北宋时,造桥技术大有进步,瑞安人在浙南地区率先以石板、石梁代替木材,造桥于较宽的河道上。当代瑞安仍保存的北宋石桥(桥梁史家认为北宋前的石桥为古桥)尚有:建于崇宁四年(1105)的林垵大桥,建于政和间(1111-1118)的东山上埠村

的上头桥等。这些北宋古桥在浙江全省算起来也是较稀罕的,故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其他还有:建于南宋绍兴十二年(1146)的飞云街道孙桥的栏杆桥等。

桥梁孔数(俗称间)习惯以1、3、5等孔为多见。祖先们认为河属阴,桥属阳,桥孔数应采用奇(阳)数使阴阳配合,坚固经久。瑞安单孔石拱桥以城东丰湖上的东安洞桥最著名,此桥宽度(21.85米)反比长度(19.21米)长,还利用桥面上的空间造了一座庄济庙,是瑞安桥梁史上一大亮点。

在更宽河面上造桥,则要造七孔或九孔,林垵街东首的河道是古代海滩淤积而成,河面较宽,就有九间桥、七间桥,因别地罕见而闻名遐迩。曹村宋代有座“百间桥”,后人向往。民国《瑞安县志稿》说:“百间桥在

路,宋时建,东通丁岙,西通曹村,长一里,阔一丈”。嘉庆《瑞安县志》称:“百间桥在曹村,连亘数里,曹氏建于浦中,今圯”。“浦”指曹村港(河),此河今尚有4条平行南北向的干支流,古时这4条河道中间的陆地,常被骤雨后的大水漫为洼地,数桥相连便成“百间桥”(今仍留3条桥)。

清末民国初,用钢筋混凝土造桥的技术传到瑞安,1930年代,仙岩河口堂(现属瓯海)跨塘河的桥大约是瑞安首条水泥桥吧。据说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飞机曾有一炸弹丢在此桥(未爆),桥梁无损。此后造桥便以钢筋混凝土代替石梁石柱了。

横跨温瑞塘河的桥,东塘桥下河坎边都有一条“纤夫小径”,专供塘河大船重载的纤夫从桥下经过的,为其他桥梁所少见,也是一大特色。

桥傍村庄 村以桥名

古代,祖先们濒水而居,因水造桥后,都要为桥梁取名。瑞安桥名一般有:以本村宗族姓氏命名,或以附近的山、建筑物命名,或取个吉祥喜庆的名字。如杨家桥、周家桥、吴桥、拱瑞山桥、太平桥、永宁桥等。后来桥边的街巷、村庄又以桥来命名,这在瑞安十分普遍。根据1988年编的

《瑞安地名志》载,当时以桥命名乡镇的就有场桥镇、湖屿桥镇和孙桥乡;以桥命名街巷的有57个,如涨落桥、敢心桥等街巷,吴桥、白岩桥等村庄。可见桥在街、村中占有重要地位。

林垵大桥村的大桥,现在看来并不算大,只是3孔小桥,仅长11米多、宽1.6米,但她是

北宋时造的,可见在千年前,足足算得上“大”桥了。林垵有个村叫杨泗桥村,既以居民姓氏为桥名,又以桥名和桥的数字来名村。这个村三面环河,1988年只有23户、94人,村边却有4座桥梁,如按人均占有桥梁的比例计算,该村居民桥梁占有率应是瑞安最高的了,也是独特现象。

小桥大桥 相映成趣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随着市中心区、各建制镇、街区、建制村范围的扩大,公铁道路增多,一些小桥流水人家的村庄随着居民陆续搬迁而逐渐被废弃而湮没。笔者对此颇为揪心、担忧。愚以为大桥车水广厦与小桥流水人家并不是对立,前者并不一定非要代替后者的。从总体看,前

者是时代发展的主流,但两者仍可以在城镇化的前提下相互补充、映衬而媲美着。小桥流水人家可以适当生存在大桥车水广厦之中,并且好多小桥还会成为大桥的后院,而把大桥点缀得更加完美。小桥仍是人们乡愁的载体和传统文化标本之一。所以笔者诚恳呼吁,

大桥车水广厦的规划者、建设者们对小桥流水人家给予生存的空间而加以有计划、有选择地珍惜、保护,使之将来不至于荡然无存,并以对前人、后人高度负责的态度,使瑞安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让大桥、小桥相互映衬,让小桥在新时代中焕发青春,使所有居民的居住环境更加美好!

一波三折的玉海楼书藏

俞海

上一期的《玉海楼小故事》栏目,我们介绍了百晋精庐里原有的一块“兄弟重游泮水”的大匾额(刊登于2014年12月22日11版),本期我们再来看看玉海楼藏书的归宿。

据介绍,玉海楼藏书有几个与其他藏书楼不同的特点:多珍本、善本书籍。其中有许多多元明刻本、名家批校本,还有许多孙氏父子手校、手批本,以及瓯郡乡土文献等珍本、善本书籍;主人既是藏书者,又是著述者。藏书楼主人重视“培养乡里人才”。孙衣言在《玉海楼藏书记》中说:“乡里后生,有读书之才,读书之志,而能无谬我约,皆可以就我庐,读我书,天下之宝,我固不为一家之储也。”

玉海楼原有藏书多达八九万册。然而,孙诒让去世后,藏书后来散失严重。由于时局混乱,文化凋零,孙氏后裔中弃文者甚多,更有子侄中的不肖者,乘机盗卖书籍,到民国时,玉海楼只剩下古籍2.8万余册,其他书籍杂志和报纸合订本3000余册。

孙衣言的后裔孙延钊(孙诒让次子,字孟晋),为保护玉海的藏书可谓费尽心血。

抗战胜利后,1946年夏天,孙延钊向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温州人李超英提出,将瑞安玉海楼的藏书全部移到温州籍园图书馆保存,但没有结果。

后来,他又联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博文,希望将玉海楼藏书全部移赠浙图,又遭婉拒。

1947年浙大筹建文学研究所,得到孙家要捐书的消息,大喜过望,就派温籍教授夏承焘与孙氏协商,初步拟定六条捐书协议:藏书暂存湖滨路哈同别墅,新馆落成后,也称玉海楼;开一次展览会,宣扬捐书事迹;浙大报出一期孙仲容先生专号;请国民政府给予褒扬;聘请孙孟晋为浙大图书馆名誉馆长;以后孙氏子孙考入浙大者给以公费。

为此,当时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在酒楼设宴招待孙延钊。此消息经上海大公报披露后,传到温地,温州籍园图书馆馆长梅冷生闻讯,强烈反对,致函有关方面,提出三点意见:玉海楼捐书籍园,原已有提议;籍园原为纪念孙仲容而建,接收书藏名正言顺;由温州地方收藏,更能继承先哲嘉惠桑梓之志。

后经夏承焘从中多方斡旋,最终商定一个三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即藏书一分为二,浙大得到孙诒让的全部遗著和批校本,以及部分善本;温州方面得到地方文献和全部通常本,以及部分善本。此事协商解决,两全其美,诚不失为文化界一件美事。然而,对于瑞安人和瑞安的文化事业来说,这件事却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损失。

瑞安玉海藏书楼是瓯越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脉,它的书藏经过一波三折,终于回归国家,得到很好的归宿。从此,玉海楼浴火重生,走上了新生之路。

(《玉海楼小故事》栏目到此告一段落,谢谢广大读者的关注。)

瑞安市社科联 协办
电话: 65818090
电子邮箱: 941222480@qq.com

